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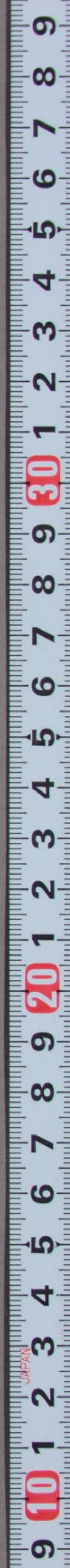
文帝全書

卷三之卷四  
化書下 忠經

ハ 6

190

3



門八  
號 190  
卷 3



文帝全書內函卷三

義陵劉體恕無我彙輯

古鼎劉廣恕

古渝金本存全訂

古鼎劉悟誠

仁和關 槐柱生校定

化書下

第三十九曲雨化

苴郊之北巴江西。中有龍山險可躋。民質素來全孝敬。歲荒久矣望雲霓。曲施嘉澤成秋實。免使遺黎病夏畦。

自此遷居來者衆。老人扶掖幼提攜。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百戶。許望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耕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畫以方隅。許爲粢盛。非不敬也。既有所收。未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音爲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也。吾爲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予乃竝直邑之工。借巴江之水。曲

施雨澤。三日而止。一方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衆矣。

#### 第四十頌賊化

孝婦劬勞爲養姑。冰清一志爲無夫。鉛華不御從人訝。針指爲生乃自娛。禮葬哀深方復祭。愚民白晝輒穿窬。不惟正節蒙神祐。兼示貪殘被鬼誅。

漢水之濱。孝婦曰楊靚。音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媒妁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

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逑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尙盛。身無惡疾。唯此爲求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針指小巧。素所不廢。爲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改卜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工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其出。踰牆啟鑰。盡攜所藏。靚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予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十人。

執盜於市。舉揚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嚙。孽音十指盡而死。

#### 第四十一北郭化

人之嗣續貴非輕。只在心田種果成。欲速區區還是拙。招尤累豈能平。栽培卉木姑爲喻。周恤孤窮俾用情。貴子承家號神保。乃知報德自分明。

蜀都北郭民王尙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音終無所出。又取本宗之子以爲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

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爲計愈疏。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羣望。覲祝巫歌。月餘不已。予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旣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芟。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潤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知乎。曰。不可。予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寧汝身心。改汝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蓄者。畱之。不可蓄者。嫁之。宗人之子。旣捨所

生。呼汝爲父。堅汝初志。畧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尙忠信之。以爲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爲娶婦。指授別業。使爲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男女八十餘婚。三年之後。果獲貴嗣。名曰神保。長而克家焉。

第四十二返火化

兄弟從來本一支。如何鄰壤便相窺。直侯要利情難測。

蜀主敦宗自不疑。烈焰亘天方可畏。雄風刮地返遭危。空中明語垂端的。始信神明不可欺。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於苴。是爲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熾。予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勝蜀。

第四十三平苴化

苴侯立國號葭萌。不念魚鳧是弟兄。戈甲相侵民橫死。封疆密邇事虛爭。更因信使談形勢。現出神兵示重輕。

葭邑一朝心伏羲。免教塗炭及黎氓。

苴蜀旣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隅。予因現神兵而傲之。苴侯疑其襲己。遂乞盟焉。使者言之於王。王爲予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

生前直道雖罹禍。身後遺靈恥括囊。君寵五丁忘武備。予方三狄抗封章。只因運土增妃墓。不信談兵拒敵疆。謂我妖言何足較。從而毀廟又奚傷。

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艷。蜀之所無。有聞於王。開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武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旣而王親信之。寵用之。且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旣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撤亭障。罷烽燧。予旣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強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爲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闥上

書。其畧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庭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力爲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奡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爲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阜。音臯列爲僕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

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強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誚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警盜而廢犬也。予力辯之。時五丁在前。恃王之寵。欲來見辱。乃隱而不現。五丁以予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予廟。予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

巴蜀相攻。蜀富強。秦人貪蜀。巧思量。非于孝惠與謀善。自是開明用意荒。礮石爲牛。山下立。鎔金作糞。尾邊藏。

好財不聽忠言諫。鑿路興兵致後殃。

周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隙。秦與蜀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啟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乃於秦蜀之境。鑄石爲牛。形製既大。置於草中。又鑄黃金爲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爲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既頻。蜀王知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日。予復化形爲儒者。以仲弓子長爲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



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自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潛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 第四十六 五婦化

秦人貪蜀欲并吞，嶮道開成入蜀門。尙恐石牛彰詐計，更將宗女許新婚。不思大國難爲偶，妄謂誠心有所存。

逆耳故知辭枉費，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旣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鄰，親仁而善鄰，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嘆曰：彼強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自備千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衛士中現儒生像，自陳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敕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顯靈化

忠懷不忍秦侵蜀。力諫吾君反被嫌。怒像本期鄰敵畏。大身俄爲玉音潛。路還七曲行方徹。山壓羣靈命盡殲。  
音從此一隅知敬仰。劍南聲勢已炎炎。

五丁旣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小大懽悅。盡昧於禍。機以非爲。是以禍爲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劍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譊譊中聽有玉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不可以廢。秦

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子也。我將搏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爲丁所及。持予甚急。予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返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山摧勢逼。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沈焉。爾後蜀并於秦。吾亦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

老氏中原厭甲兵。西昇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里。

所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寬自釋。吞丹志一體斯輕。乾方不是潛真處。却住坤隅慰衆情。

予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崆峒。聊以休息。忽雲衢間。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相謂。曰。景象如此。始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諸地祇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一日請憫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爾旣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五丁五婦。雖死於

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旣有功於蜀。今國號雖秦。而井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爲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巴都化

大凡臨事莫欺心。心境纔昏禍必侵。巧計受誅誇倖械。厲聲決獄逞胸襟。鞭笞二百難輕恕。受痛三旬可自斟。

文通全書 卷三 廟貌重修非所望。祇將直道報知音。

秦既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爲郡。久之。巴都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勝箠楚。誣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三日。貞竊其貲。欲逃他所。爲威所覺。貞臆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屬醫者。別日。但以小篋作封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也。其家甚喜。至日。候

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爲言。伊受之。方入中雷。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欸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神靈。察此冤抑否。予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訊之得情。庭儀曰。珠寶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旣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欸。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

文苑英華 卷三  
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爲予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婆娑化

人之生子要尊親。自幼劬勞育爾身。冒姓固知羞見問。所生寧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夢裏遭笞痛亦均。一旦寃人成父子。鄉邦風俗可還淳。

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安行。來至巴郡。渝水之上。見予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

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稅之一槩。爲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敢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治。有民周符。本轅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攜而出。適友人周寧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寧之曰。我未有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

禍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寧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四。平叔私計。以爲符實己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笞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安行。且言子敢笞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爲決之。予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己之初生。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夢中。

責其不卽聽從。笞之百下。符既覺。達旦不寐。明日拜於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遺體。今神來見責。撻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預其家產。惟父之是從。鄉人以爲賢。周子筮乃分貲與符。任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託焉。

第五十一戒龍化

周旣爲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爭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爲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澣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潰年。

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  
遷諸山之祇會於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  
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江合之中流爭  
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  
居其滯者千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  
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障其狂波予造  
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  
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  
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孑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

何及二龍曰敬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  
朝宗回曰予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東西二大石叱之  
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  
於好天地爲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爲一則今日  
之盟可寒訣別而歸

### 第五十二鳳山化

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耽豈易哉情實片言違主意  
羈棲兩紀受身災不因夢裏騰雲去爭得山邊避雨來  
子母如初天理在晚年甘旨且相陪

果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曉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爲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不字。性嚴而妬。聞而自愧。乃出妝貲。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每以王氏續嗣爲請。知柳有娠。卽以己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爲備。旣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己生也。夫君賢之子。百晬音各曰宜。

壽亦安之意也。尋別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爲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代耶。尋撻之。卽易其衣裝。食以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饑寒苦辛。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而兒憶母否。宜壽亦哭。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箠之。甚苦。



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死。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與柳所服裙釵。俛攜而爲貲。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饑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拮<sup>音</sup>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旣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餬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

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旣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而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唯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神祇爲之感。格巴渠二江相合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

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爲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第五十三魚腹化

生身爲女，已卑微。况被狂夫掠賣之，飲泣父親成瞽廢。積憂母氏似迷癡，異鄉苦樂誠難測。一命存亡不可知，直待音咎音元彰報應臨終方悔沒便宜。

蜀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爲卑。涪水之濱，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伴遨遊蠶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爲惡少咎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爲元所賣於夔門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

而死。予憫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讓龍。乃得其實。予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既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盡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爲鄰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寶珠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聲音。目

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晉元者老矣。予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爲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 第五十四口業化

人生口業報非輕。莫把邪言作課程。妄語以虛爲實事。綺辭增百作千名。血隨砭石流無已。罪積陰司貫已盈。犁舌不須求地獄。眼前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

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己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駟儉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則既傳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至於面折之。窘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

他人如此也。雖己之族黨。亦不免焉。曰其父母爲頑嚚。曰其兄弟爲管蔡。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興訟。己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己則辯証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黃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復治之。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一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儉之不一。鬼神之受人享祀。祖禰之邀人奠酌。皆訶罵之。予適與江瀆會語。聞其多口。予方竊笑之。里域真官虞奇叔

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舉而詳言之。予乃遣功曹繆真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不能食而死。

### 第五十五東郭化

工作雖然爲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減輕添重由心造。提後推前以意猜。業熟兩眸皆瞽廢。藝精五指盡傷摧。三年陽責人爲鑿。寧免鞭魂死後災。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

巧於求利。鬪鬪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膺雁音雁偽。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爲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其欲減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爲便於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爲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予乃遣里域神段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旣以聲名漸彰。求者愈衆。

貪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既以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爲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鎖冒險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既識之皆無卹者饑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殍由是所用之者因少戢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

積善須逢善果。惡人還值惡因緣。公平苟信無凶報。慘刻蘇珍惹禍愆。但種稻梁先滿地。莫憂荆棘後參天。請君試看簷頭雨。滴滴相承不肯偏。

蜀郡涪音浮邾音妻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倜儻。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珍

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己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爲賢。以珍爲邪。且以珍之敢爲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間鄉老周同舉手示衆曰。秦有二水。曰涇與涇。一濁一清。皆赴於河。發源既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顏俱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涇。珍是涇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爲。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

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爾珍每見信。必眦睚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竝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墮儀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予與諸龍君皆預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往拯之。郝涪二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攜儀真近岸。而轉明能於淵。會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爲儀真牽挽。

而入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使鄴龍曳珍之足沈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子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威化

婦人植性固多偏孝謹誠勤豈易全宿業雖應雷斧禍今身幸有事親緣亘天虐焰俄回息捲地威風忽變遷馬氏焚屍支婦免乃知輿議合於天鄴邑民支祖宜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

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行責入財自贖以喻隨貲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殮音碟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於天帝有旨令焚汝屍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



文帝全書 卷三  
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  
埃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  
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  
嫁資。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  
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  
死。不復來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  
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  
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  
婦。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

之辱。二也。身有孕。既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  
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爾乞少延三月。  
分娩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予  
言之。予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  
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  
隸。予卽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  
妻焚焉。

第五十八尙義化

昆弟由來一父。生至親。安可便無情。李華待蔚真堪尙。

雍滌欺源太不平。折臂輿情知顯報。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令薄俗成淳厚。鴈序怡怡免競爭。

滌音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爲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怡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爲仇讐。妯娌爲冤對。雍之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畱源之房。滌不許。俛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箠之。旣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辭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

幼而笞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爨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爲子。華泣對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旣長。爲各士。爲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爲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服義。尋以家資盡付與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其爲賢。秋社集。

予在祭焉。鄉人以雍李相况爲薰蕕。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之。予不平焉。乃使直事終其臂而折之。滌妻尋亦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爲不義之報。太守旌華之閭曰尙義。

第五十九旌隱化

世情習俗最移人。日用塵勞喪本真。守道牟君天所祐。輕身蘇子鬼猶嗔。至言傳誦爲規範。廟食興崇致奐輪。蜀士始尊中國教。俗儒一日變真醇。

蜀自秦并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爲從事。旣不起。丞于宸往邀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因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宸欲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宸以告瑀。瑀嘉其節。蘇尙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闢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

文帝全書 卷三  
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爲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尙功踵門而辯之。麟亦自以爲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爲。吾實恥之。尙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予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爲之解紛。顧衆而謂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爲也。奔競無恥。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爲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

所守旣喪。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爲。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闐。或問予曰。爾爲誰。答曰。予所謂張仲子者也。衆驚愕。相視間。予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尙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爲予立廟。

第六十佑正化

謀他財賄已非宜。况復萌心苦見欺。正女一言祈響報。吉人盡室免傾危。俄驚縲綫皆離體。尋使凶強總磔音尸。福善禍淫天理在。非予受祭報其私。

北郭富室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二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予。予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翼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 第六十一 殺生化

蠢動含靈皆有命。貪生畏死與人同。因思骨髓脂膏味。俛在砧刀鼎鑊中。不顧冤魂隨影響。只知滋味潤喉嚨。杜章享盡前生福。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持門戶。厨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劊。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

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罟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是饑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於是仰天呼冤。予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尙餘五年。予旣知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日夕怨怒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

求味。宣言於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 第六十二酷虐化

公孫武仲。處心廉。鞭撻諸胥。失太嚴。資水賴恩。還縱吏。酷民誅取。卻無厭。化身戒勵。誠惟一。改行寬平。利可兼。裁抑有餘。增不足。吏民兩邑。惠俱沾。

牛鞞音悲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恕。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蒞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用飲

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狴犴。音干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爲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劾音核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咸以爲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第六十三憫世化

周室隳頽爲不仁。蒼姬一旦變嬴秦。慘刑暴戾無和氣。

詐計窮兵又幾春。不忍中原罹此禍。願開方寸濟斯民。上天有旨垂俞允。雨後乾坤又一新。

予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已而周喪。天下皆嬴氏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於斯久矣。予以久處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代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爲赤帝子之後。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咸陽化

文帝全書 卷三  
護持全蜀幸優遊。應世情牽強出頭。被譖不成膺繼統。  
殺身空與結冤讐。封王緣薄終何益。報母心酸未肯休。  
那得身為率然相。盡吞諸呂快幽憂。

予之懇於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斯  
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為赤帝子之後。玉音  
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天監生  
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之後。宮闕  
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此所謂赤帝  
子者也。今為漢帝矣。予縱目間。為監生大神所擠墮。

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予生骨相相肖。舉  
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中。而本志尚堅。語言  
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以予兄為不類。薄之。晚  
年欲以予為太子。既不果。帝萬歲後。卒為呂氏所殺。  
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  
時。思得復為率然之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 邛池化

恃勢凌人不可為。無辜子母被誅夷。銜冤入地至極矣。  
不共戴天良久之。諸呂後身同一邑。雙親乞命在斯時。



海波平陷四十里。還我當年受百罹。

予自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嘗蓄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爲業。一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

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語割臂出血。瀝於

石凹。

窪去聲

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

獨無。今血氣薄少。不能施化。願此石下。倘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予識母氏心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之。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予所爲也。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予爲助之。身旣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足。因拘而噬之焉。蓋呂產之報身也。邑人皆知予。詳訪

於予家而不獲。逮予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予無狀。將見殺焉。次日予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爲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爲妖也。今必戮之。予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爲畜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令叱予使退。予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畢。予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以予爲妖。予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

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爲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陷。予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 第六十六解脫化

嗔恚之心莫易生。此身生處是無明。只知直理堪平訴。不待琅音輒徑行。謫受大身遭熱惱。填還冤債慰羣情。世尊一語消除業。却得當來面目成。

予前以呂后冤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

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翼日玉音薦降。以海神晁閔。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天枉。帝命賜譴。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兩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啞嚙不已。宛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

鬚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象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隨處生春。予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道衛先後。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

未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予皈依焉。

第六十七仁政化

嗔業焚如障最深。堅持鎧甲莫容侵。瘡傷爾體猶吾體。痛切他心似我心。吏旣不欺終幹蠱。民知相愛自甘臨。

清河薄譽緣斯得。歌詠誰將和舜琴。

予旣離惡趣。卽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名勲旣長。爲中正所推。爲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定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誥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爲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爲賊者。

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雨暘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殷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予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第六十八幽明化

盡心於道。道斯行。篤志求仁。仁自成。性定乃能通晝夜。神全方可治幽明。林宗獎拔存公議。帝旨傳言無隱情。三紀辛勤多懋績。不妨陰騭相羣生。

予以先世善政有成。根業滋茂。天年甫盡。卽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爲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浮沉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日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之屈伸冤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

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予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帷化

襟懷有武且兼文。一寸心田萬象分。寶運將開司馬氏。兵謀聊讚鄧將軍。出奇間道行吾計。盡瘁沙場佐帝勳。史氏簡書還闕逸。何妨籌畫世無聞。

予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自期。乃爲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爲從事。凡所舉謀。予必預焉。及伐蜀之年。予爲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

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不之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予所當也。或有流矢星飛。集於予體。瞻方就擒。予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邛池未償之報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

帝手何年自執持。玉京一旦賜於予。指揮行陣陰兵出。顧揖仇讎惡意移。利器尋常爲伴者。舊名時復自呼之。從茲所向皆如意。三界神靈誰敢欺。

予旣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俾予永

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予。帝旨若曰。咨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賚汝斯杖。無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

越裳西畔金山色。越音嶠南邊近海涯。醉眼醒看新日月。閒心猶愛舊烟霞。元辰司命專丁未。趙國中興顯故家。火德佐王十萬祀。始從今日拜真嘉。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嶠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勝境。

清絕。張老夫婦。予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予爲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

第七十二水漕化

夢裏爲龍爲帝王。多生習氣未能忘。笑他酒饌循淫祀。書我官銜牒水鄉。風雨聲中奔衛子。桑麻陰下舞商羊。職司全蜀幽明事。七曲遷居道路長。予已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於

文府全書 卷三  
三  
土木予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水際自書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爲人。迄今顯化七十三矣。乃呼予爲運判。促上白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宮庭明敞。父母以下。血肉皆在一夕。雨澤大作。徧全蜀之境。尋有旨以予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

### 第七十三桂籍化

儒家桂籍隸天曹。得失榮枯數莫逃。夢契真誠題義顯。榜隨陰德姓名高。封妻蔭子由寒裔。曳紫腰金自白袍。

爲報雞臆無寐客。勉心文行莫辭勞。

帝以予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予掌天曹桂籍。凡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予。乃至二府進退皆隸焉。○按八十化。帝君掌文昌。職貢舉。已見於唐。又九十二化。宋中元甲子。秩晉金闕太師。掌判桂錄。據此則當自宋紹興六年始也。

### 第七十四孝廉化

經術談王辨異同。孝廉特地起遺風。江寧玉璽皆天命。日麗重光顯帝功。馬化已知興晉室。蛙尊誰爲屬劉聰。



文苑全書 卷三  
跨驢直入西涼地。遊戲隨機現六通。

予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憫戎狄窺伺朝綱。非命世英雄。弗能反正。會元帝建策南渡。綏撫江左。而白麟玉璽。見於江寧。臨安日有重輪。皆中興之象。予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往河西應孝廉。謁張軌焉。

### 第七十五感時化

擬陪鄉士獻能書。喜遇姚萇古亦無。欲激頽波專號令。敢攄音忠節委均輸。不堪狙詐爲三俊。笑倚鴻圖應一呼。興盡先期歸蜀地。輶音車枉駕訪吾廬。

予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跨驢入西涼。張軌以予爲主簿。張重華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皆推宿舊。且韓信穰苴。皆非舊將。盡明公之舉。惟材可任。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幾可也。重華名艾。問以計策。曰。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爲殿下吞之。重華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衆以禦之。艾乘輶車。冠白帟。音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

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音龍驤三千馳擊。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乘而擊之。俘斬甚多。秋乃匹馬宵遁。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走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重華。真所謂彼有人焉。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爲友。欲激頽波以正風化。奈何縱暴之君。競起廢弑。然萇雖少而多謀畧。又况宿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予厭處凡世。思歸蜀峰。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予。予禮待之。假以

鐵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予。予爲之一麾。音旗幟蔽天。戈盾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以符堅死。卽帝位。國號秦焉。

### 第七十六神扶化

清河爲晉拯艱難。堪笑符堅逞厥奸。帝命神孫摧北敵。祖爲賢相起東山。潛機勝敗知前定。報捷音書謾往還。試問八公諸草木。史中功烈甚班班。

予父清河府君。念晉氏皆黃帝之裔。其後陵遲。欲降生於世。而匡救之。稟玉音而生於謝氏。名安。予卽謝艾。時建興中。

府君攜予二子曰淵石曰懋陽。遞生於諸謝。予父高  
臥東山。爲蒼生而起。二子乃玄石也。符堅拒權翼等  
諫。率兵九十七萬。東西萬里。水陸齊進。寇邊。孝武皇  
帝方將謀帥。予父曰。惟兄之子玄。可當此任。卽遣玄  
石及子琰等。都督水軍七萬。拒堅於壽春。堅登城而  
望。晉軍部陣甚嚴。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  
符融曰。此亦勅音擊敵也。後淝音肥水却陣大破之。北軍  
皆懼。桓冲在荊州遣援。予父怡然不變。止冲之師。冲  
笑。料其必敗。及玄破賊。書還。無喜色。人服其度量。而

勝負之數。已素定於胸中。嘻哉。予之家世顯忠勤。誠  
無愧於信史焉。

### 第七十七誅暴化

禍福之機本在人。只因現報與前因。貪污賄利欺君命。  
刻剝脂膏虐下民。權音覺貨王仔生犢尾。刷錢馬諤化猪  
身。從茲警悟堪爲戒。一念纔虧卽有神。

予仕晉之後。兼治幽明。時蜀之導江王仔者。永和中  
任帥幕吏。被檄督權課鹽於潼川。而王躬詣井所。召  
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取五千斤者。輒取萬斤。

又約來年所輸不滿額者。籍其家。王心知其不能如約。竊欲沒入之。使官自煎。既復命。帥以鹽數倍增。喜之。予聞其苦民。故陰治之。是夕帥馮遷。夢王仔來謁。而公裳下有牛尾。方驚寤。有婢亦魘。掩音及甦同言適王仔者來。公裳下有一牛尾出。再四言其權利貪污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遷家。翼日遣人訪之。果如所夢。又益昌馬諤者。同爲帥屬。每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重輕。虛實羸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

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問。予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繼而病卒。七日之中。其家作薦福。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之。則已變爲一猪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車纔起。天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矣。此可爲汚吏之戒。

第七十八明經化

銅川著筮久潛心。道學儒宗已陸沉。天假仲淹重振鐸。文追孔氏復鏗金。儒風欲繫唐虞化。大雅全排鄭衛音。董氏庶幾顏氏子。升堂窺見室之深。

予久處穹昊。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予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年而成經也。其餘五常之教。於小子何述焉。復以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一用於太宗之朝。悲夫。

第七十九護聖化

漁陽鞞音皮鼓扣長安。此日明皇幸劍關。若聽九齡攄諫論。豈勞七曲重躋攀。不因儒士為親謁。安得鑾輿復遠

還。萬里橋邊迎禁蹕。音必誰知虛位紫霄間。

予自汾陽傳道。厭於死生。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卽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場戰帥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幸蜀。登劍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以儒生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

歸闕封予爲左丞相。而予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宮妾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命具湯沐。復就寢而升化矣。

### 第八十明威化

影響昭昭理可尋。性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着無非色。身業居多莫匪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果報徒嗟罪障深。

唐李登者。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爲登勘當此生如何。法師諾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爲汝扣之。一日上章道過治所。謁予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凡四舉不第。此人果何如。予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

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憾而死。後之士夫。可不戒哉。

第八十一濟順化

綿綿唐祚欲傾摧。叛逆陵遲陷北臺。逼脅乘輿臨草莽。爭驅甲冑走塵埃。天恩昭顯精神會。帝室重興雨露來。桔柏津前新應詔。虬鉞音忙誰信作良媒。

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爲盜者甚衆。尙君長伏誅。尙讓等推黃巢爲主反。長驅江陵。渡江爲患。入淮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巢犯闕。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騎奉帝。帝乘之。予捧足擁馬。密布彩雲。衛帝騰空。彌明霧雲微開。

命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龍虎阪。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也。予曰。此乃空際。帝驚嘆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我非卿。豈料此生耶。予奉帝至劍南。復道。帝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矣。輦鉦征音近也。予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之。從駕宿衛始及。訝帝行之速也。帝至桔柏津。約曰。我有一女。乃與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敢奉承。帝曰。勿固辭也。遂封吾濟順王。親至廟奠獻。解劍為賜。仗予勦賊。後宋文通等。

斬巢首送成都。帝還闕。則與唐公主從而殂矣。予命陰兵迎公主歸七曲焉。

第八十二濟迷化

救世乖訛。物理衰。神人淆混。化塵微。庸愚指我為妖妄。蒙昧嗟予擬是非。匝地亂雲多雨潦。亘天烈焰示光輝。孫樵始信英靈著。從此寰中顯福威。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尙剛介。不與羣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



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予。命。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尙。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爲。我。止。風。雨。使。我。能。抵。於。平。陸。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以。爲。妖。笑。以。爲。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以。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翼。日。畱。記。於。廟。焉。

第八十三證果化

色空歸性湛然明。樂道全真顯妙因。拯溺大施康濟力。活人廣布惠慈仁。三千果證如來號。八百功成大士真。

不動戲遊三昧地。坤維重顯福生民。

予從釋地頓超不二法門。居清涼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人苦於湍流。自遂城至涪江。水溢抵於城隍。人多漂蕩。又苦疫癘痼瘵。債音癰疽之疾。予化里人。爲作篙師。拯合溺者凡數千人。又化太醫生。親爲診候。全活者衆。會鷲就音就峰古佛。紀功錄行。爲予授記。作是言。汝於當世作師。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鎮如來。今證斯果焉。

第八十四明良化

藝祖開基。妙若神。義欽遜德。不勞兵。終南翊聖。曾全璧。汾晉西祠。已結纓。十策條陳。裨獻納。兩朝變理。致昇平。明良慶會。應非偶。炳炳丹青。顯令名。

予方居不動地。精修妙行。而八紘音橫雲擾。世變輪迴。適奉玉音。五星聚奎。有興宋之語。徧勅諸靈。出以應運。故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真之廬。及晉祠有崇德之聘。予遣長子曰懋陽。生於清河。曰齊賢。布衣十策。歷相兩朝。佐神獨孤。生於寇氏。曰平仲。力輔章聖。策功澶音蟬淵。基二百載太平之治焉。事載國史。所驗不誣。

第八十五忠顯化

明明天子出乘乾。孽黨何能撼蜀權。均倡悖徒凌郡縣。順連叛寇汙山川。不煩兵刃交鋒戰。立見王師奏凱旋。知道劍關神有力。徽章溢美備人天。

予方以海宇清寧爲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有終擒賊。至利州。賊固壘。不下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二將助陰兵百千。今奉天勅。勦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中呼者腹。其卒去箭。

無恙。又厲聲自若。預言賊陷之期。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變。能免殺戮。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六天之陰兵。

### 第八十六聖治化

太平風化樂唐虞。致治馨香等太初。率服四夷明德教。奠安百姓法規模。挈裘頓領知賢相。錯節盤根見大儒。子舍輔成元祐政。著書猶用鑑寰區。

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予奉玉音。以次子然明。生於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鑑於

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天地。道通神明。而積仁累德。凜凜乎庶幾周召之烈焉。

### 第八十七武烈化

猱狷交馳寇隴西。秦梁幾陷孰排擠。高宗側席方求策。諸子宣靈已挽輓。木馬汗流知助順。朱幡火烈示端倪。兩兼吳蜀回天統。皇壽重延日月齊。予以朝廷承光大之休命。尊峻極之崇階。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忽女真有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釁。三

辰錯亂。師旅竝興。女真無厭。竊我神器。二聖北狩。百姓流離。於是相聚。萑音完蒲。蝟毛而起。攻城剽邑。流血成川。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億兆空懷主之念。九牧大勤王之師。猱音牢猾狼貪未已。再興西北之師。逼於秦梁。幾陷王師。乞靈於祠。然予已應化。清河氏之家久矣。予之五子。長曰淵石。卽竟也。次曰楸陽。卽贊也。三曰寶。曰貫。曰質。統佐神。崔瑄。李懋等。奉上帝命。憫其一方。勅命助國。卽以神兵。現滿山川。金賊驚駭而遁。木馬有汗流之珠。隴西獲晏安之福。以迄

於今焉。

第八十八興國化

朝廷中。否甚傷情。事業班班可訪。尋政在平江。扶大寶。兵虧陝右。本天心。便宜坐使兩蜀靜。陞陟恩流三峽深。要識此回神異處。樞中全體土無侵。

予以仙釋交修。不欲出生死地。而靖康有陽九之厄。帝有恩言。命予靖難。乃於紹聖丁丑。託化張浚。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至富平之敗。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於衡陽。其

文帝全書 卷三 五  
子杓欲更葬於蜀。既啟棺視之。威容儼然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額者衆。隨而掩之。倘非予神化。安有此也。予生領天子之權於蜀。兼掌文昌之命於天。其功績不忝矣。

第八十九止足化

玉冊褒稱賜寵光。尊隆師傅總元綱。積功惟喜修天爵。被命寧辭抗帝章。蒞事惟勤居太極。貢賢是任主文昌。錫民五福期康乂。非特區區一雨暘。予隆興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

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藪。宜推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惟文昌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衛民少傅。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粵自有生。顯從浩劫。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臨竝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是以教耕稼而民人育。每裁制而自優。修禮樂而政事康。果猷爲之不謬。干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旣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之諸艱。皆濟濟以可觀。每多多而益辦。昔自水漕。今蒞台衡。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

察乎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以萬二千端之  
行節。豈曰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  
下民允賴。惟乃之休。况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  
典則。欲分身而顯化。率諸聖以混融。萬利開張。三界  
均利。宜加峻位。俯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  
之上。於戲。躋三階而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欽五福  
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  
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予辭表畧曰。滿  
盈之懼。上瀆瑩聰。溫厚之辭。時紆訓誥。意敢懷於不

敏。欲猶冀於必從。中謝。伏念臣德薄位尊。言輕行寡。  
徒以效誠之決。未懷引退之私。茲遇盛時。重叨異數。  
豈不侈高上之賜。其亦畏至窮之災。恭惟天尊上帝。  
道善貸以直成。明容光而必照。護以小疵之失。察其  
由中之言。方將曲致於施仁。夫亦何嫌於遷令。予再  
三辭遜而受之。兼司四方禍福。所以分身應化焉。

第九十真元化

物有潛通信可知。幾回利濟惹閒非。觀風隴蜀存真寂。  
掌籍南昌應事機。金闕錦囊弘帝道。紫陽玉籙振霄暉。

更生爲顯昌黎事。別有精言示福威。

予自興國之後。遊神附鸞。弘顯籙法。幸遇聖朝仁化。神真降靈。故三神所授大洞經籙法三宗。復傳於世。昔賀達授姚偉而仕至大夫。朱道元授朱渙而官至清近。劉若拙授周良輔而高中甲科。黃若水授蘇軾而爲兩制文臣。劉浩然授虞允文而爲中興宰相。是皆範文儒。昌道命。可不侈其傳乎。乃演是籙於寶屏之鸞。而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設壇於誠應。

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以待智者。而涪之樂溫。龍門韓申之者。乃宿契也。其孫坤臣病篤。叩予甚力。卽授以符藥。復遣治病功曹。應感更生。仍昇法籙。今涪夔之間。靈應昭昭。真元驗焉。

第九十一誅逆化

密承帝旨下蒼旻。昭示塵寰禍福因。變理璣衡明察訪。  
幹音旋綱紀妙經綸。王生易木雷誅魄。徐子貪金命殞身。羅鞏未還先告卒。只因不早葬雙親。

予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司禍福之事。採訪

善惡。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以備身後。千易以杉木。已而貨之。再易以株板。及母亡。則畱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歛葬。予察知之。將王千以雷擊死。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仆地。日正中。雷震擊其子於五里外。洎後。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遂於棺上斲一竅。以竹標之。方免震出。同時新都丞徐謙者。被檄充勘官。宿犍音堅爲境上。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神人乃吾所遣佐神也。至晚。果有徐從政踵

門。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  
十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邸。中年三十四。聞者莫不惜之。又梓潼縣羅輦者。入上庠。過祠下。默禱於予。予夢告之。曰。子已獲罪天曹。宜亟還鄉。前程事無復問也。輦懇曰。平生操履。俱無過失。願聞罪由。予曰。子無他。惟父母久不葬。爾輦曰。家有兄弟。何獨歸罪於輦乎。予曰。以子習禮義爲儒者。故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



而卒焉。輦既寤。悔恨。治裝還鄉。同舍驚問。輦以夢告。未及家。

### 第九十二拔苦化

漠漠幽都未有涯。今來古往幾遺骸。皇穹有命司藏瘞。神化無方廣葬埋。玉歷紀功頒玉冊。瑤華錫命步瑤階。逍遙金闕弘慈憫。一視同人無等差。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尙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畧無惻隱之心。況於他人乎。予遊神

察訪。深爲惕然。適奉玉勅。俾司焉。予力爲開誘。凡暴露而得埋葬者甚衆。功聞於上。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六年正月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音炁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羣真。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真君。開碧玉寶笈。流霞丹匣。出萬天素威。功過玉歷。考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真得道以來。功過大小。以予自龍漢初劫。

化九光之始。育玄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火德。降生於清河氏。一十七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帝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三界推尊。頒降玉歷。下示金闕。乃命玉宸左侍瑤華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玄玄天道。無形無名。始青肇判。挺生聖真。乾坤竝德。日月竝明。天上天下。

莫不孝欽。唯昊天金闕太師。糾察三界三教禍福事。九天都督大使。判桂祿嗣籍上仙。元皇真人張某。玄黃孕質。炳靈張翼之精。梵炁通靈。妙證虛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天地之璇綱。全十華十德之太玄。朗八景八真之妙善。分身應化。不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劫度人。必本乎慈仁之一念。九十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劫之道備。德高坤維。弘福惠之恩。乾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歷。名渙瑤穹。當位帝真。式隆寵號。謹遣金闕侍中玉宸左侍清玄學士。無上上德真君甯

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尊號。進拜南極長生真王。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化主宰。波羅尼密不驕樂育天帝。救劫大慈悲更生永命天尊。上極先天地道蘊玄黃。生一炁以化三才。混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行。離相消塵扶教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行化俾超暉景之太霞。位峻九天。職隆三界。丕闡慈悲之行。大恢生化之原。持檀熾音。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合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劫劫長存。普福生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祕玄都。謹言。於是予

以是日授徽號於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昊天至尊御殿典儀。賜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玄袞日月山龍華蟲之服。玄圭朱履。所居之宮。一曰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和陽虛明堂。曜天之間。一曰玉霄絳宮。在波羅密不驕樂育天之上。宮闕巍峩。皆大暉華炁。明陽龍光。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風自鳴。紫雲常覆。予欽奉冊命。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憫而自誓曰。下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多入邪宗。輾轉沉淪。無由出離。

又值延康末劫。魔鬼流行。人民受禍。剝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綜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桂籍之功用。設爲四科。立爲九等。表吉凶悔吝之機。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賈。凡一民一物之枯榮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 第九十三福瀘化

煙橫瀘水碧。漪殺業誰知。會遇時。山寺削身徒憤憤。岳靈未報且遲遲。儻存忠厚佛三昧。不致仇連李萬兒。

張信復歸王吉手。彼冤此報罔踰期。

紹熙中瀘帥張孝芳者。爲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爲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秭歸一僧俗姓廖。名慧覺。居山院。蓄資甚厚。釀錢作斷瘟水。陸繼而草寇李萬兒者。率衆欲劫之。初不知其僧設。奔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與其徒。削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冤。岳靈曰。汝報之未可。此人有爲衆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尙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生清河家。卽芳也。萬

兒卽張信也。吉卽張昌也。其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  
理神衛。瀘而平焉。

### 第九十四昭明化

昔從太極肇羲皇。神性隨機雲水鄉。九十四回彰變化。  
三千餘行露微芒。雙峰爲建立初宅。七曲周遊參宿方。  
聊附飛鸞明此意。出書重訓藉揄揚。

予以天命薦隆。位登金闕。逍遙紫虛。遊神察訪。而世  
變愈降。偷薄鄙詐之風。在在皆然。况劫難將興。未易  
消弭。乃寓鸞顯化。少變汗風。小回大劫。如昌之龍。因

普之萬松。雅之百丈。遂寧之蓬谿。勅皆予分遣仙曹。  
爲應化之壇。故在蓬谿。則解序玉經。在萬松。則書降  
寵號。又巴陵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以朱章感  
諸真具集。予拉臘音崇應遊神降福。因覽雙峰真神仙  
窟宅。遂請於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四民休徵。仍  
爲予父立初大帝。化建寓室。而韓震巽亦樂施田焉。  
飛鸞開化。於斯爲盛。凡有聞有見者。莫不知也。

### 第九十五亨屯化

五劫將終三卯興。妖氛只恁慘參辰。開禧方弭包羞否。

文帝全書 卷三  
二  
紹定重基構難屯。謾向吳山尋活計。不堪錦水已胡塵。  
天顏未允寬分奏。此際應知有大鈞。

延康末劫。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逆曦僭辰。予不  
忍生靈荼毒。預稟天勅。遣音音峯然山神。降生爲安丙。  
同崇應帝。削平此亂。故予垂鸞。示以安丙二字。是以  
楊李諸人。得以成事。而禍不及民。紹定辛卯。蜀變甚  
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名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  
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正西陲。以  
甦蜀困。時號小康。皆予救劫之功。迨至乙卯。世事日

非。奈數不可挽。主宰無功。雷杼不可以復居矣。遂有  
三潮之命。悲夫。

### 第九十六安南化

六丁五未數相仍。井絡參墟總弗庭。雷杼不靈踰一紀。  
鰲山分化恰周星。瀘川復正車書舊。巴峽重羞黍稷馨。  
天道惡盈應未泰。江南生聚苟安寧。

予由周迄今。炳靈劍嶺。邇自三卯雷杼不靈。星周一  
紀。月寓千江。雖無地可居。幸有天可依。親奉玉旨。暫  
宅鰲山。而六丁五未之數難追。音蜀之諸郡。俱有變

遷是以巴蓬利閩莫不比首。予與崇應昭惠奏移整於瀘以全蜀本。渝嘉以下苟活生根。皆予三神之力也。

第九十七復古化

摩圍勝地聳金蓮。真宅寧親顯後天。音水規恢修禮典。驚灘助順洗腥羶。大開復古康民化。誓作分身救劫仙。一十七書堪範世。飛鸞演化示真詮。予三潮宅真之地。數濯劫變再奉天。勅移鸞於黔。遂以雲龍山摩圍之後洞。為寧親之宅。以駐神蹕。分遣

仙官。隨地炳靈。為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如開州之復。驚灘之捷。皆予陰相也。又命曹光顏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諸仙。假金蓮石葛。傍巖鑽火。鎔雪烹茶。著經述儀。開復古大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脈。以植綱常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傳焉。

科儀附

一壇規

虔擇黃道吉日。於光明室中。淨立壇所。置太極八卦圖鏡一面。紅桌一座。張掛聖像一軸於上。軸心中位。畫冕旒朱黼。方目輪耳。相貌端好。為我梓潼帝君像。軸心左位。畫靚巾赭袍。徧身星斗。魁梧奇偉。為我魁斗真君像。軸心右位。畫綠巾金袍。徧身甲冑。英雄勇猛。為我金甲神君像。桌上設香三爐。燈三檠。茶三盃。飯三盞。菓三盤。甲子庚申日。自身本命日。竝父母兄



弟妻子本命日。正月初一日。五月初五日。臘月二十四日。修鹿脯三簋。每簋二十四片。如無以羊代之。遇聖誕。禮品尤宜加盛。帝君誕生於二月初三日。星君誕生於七月初七日。神君誕生於八月初一日。以上諸期。必先日出宿齋戒。餘惟恭敬可也。聖像對面懸一明鏡。互相顯現。卓置平基板上。其中不許容一雜物。惟淨水香經之類。壇中不許容椅席。惟禮衣拜藁而已。除禮拜外。凡灑掃供奉。皆恪恭親之。不可假他人之手。候祀物陳設完。禮服朝上。凝神。

定想。洋洋如在。對越冥通。孔修祀事。

一祀規

每日晨昏朝謁。須要敬信威儀。先叩齒七通。志心朗誦。境淨洞章。曰諸境不淨。不淨起境。無淨無境。諸境自淨。次誦我淨洞章。曰諸我不淨。不淨起我。無淨無我。諸我自淨。誦完。近壇焚香九枝。每爐上香三枝。應聲朗誦祝香洞章。曰心存真香。心存御前。掬土焚檀。總達九天。方退。就下位。肅端立。定行三拜九叩頭禮。平身三揖。跪地虔誦梓潼帝君真言。曰綱維天道。掌

握人文。文以顯道。道在斯文。化身九九。為道為文。人能弘道。至哉其文。太上勅封九天開化文昌梓潼帝君。完虔誦金甲神君真言。曰綱維天道。掌握人文。文以顯道。道在斯文。威伏三界。為道為文。人能弘道。至哉其文。

文帝全書內函卷四

目錄

文帝原序

忠經

致身章

廣忠章

正身章

靈驗章

鈞天樂歌

文帝全書  
卷四  
附

題辭

勸戒士子文

文帝全書內函卷四

忠經原序

蓋聞倫紀首重君親。大義尤嚴冠履。雖事君事父。分有不同。而全孝全忠。理惟一致。吾孝經一部。已於宋室降筆行世。其後明之中葉。吾復有勵世忠經一帙。顯示鸞頭。無如演撰之後。苦無善板。迄今遂不復可覩。茲值四寅交會之期。奉上蒼命。余顯跡。特降塵寰。因將遺下忠經四章。斟酌損益。重為校定。昭示天經地義。永垂臣則官箴。更演勸戒士子文一則。矯士習之偏。使世人登之。

文帝全書 卷四  
梨棗。以曉四民。以勵縉紳。庶當今之出仕者。益明于報國之義。而士庶咸切尊親。均有裨益云爾。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四月立夏日文昌帝君諭

文帝全書內函卷四

仁和關 槐柱生增輯

文昌教忠勵世經

致身章第一

帝君曰。吾統天地人之道。上管諸仙。下制諸人。何邪不罰。何偽不攝。何姦不除。何佞不伏。正直代天宣化。首以尊君親上為先。今者奉上帝之命。降鸞顯法。不闡教。無以杜訕上者之萌。不曉諭。無以誅誹謗者之心。今特以致身大義。為爾等服官者告。人生在世。動以父母為天。

文華全書 卷四  
性之親。宜竭力盡孝。而于君臣之道。未得講明。有素。不知親生之師教之。君成之。域中三大。同歸一致。古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正謂此也。天下豈有欺君背上之人。而能無忝所生者乎。吾勸世人。毋爲面忠。當爲心忠。毋爲小忠。當爲大忠。毋爲一日之忠。當爲終身之忠。毋爲敢犯之忠。當爲勿欺之忠。毋粉飾浮文。毋結黨倚朋。毋瞻顧情面。毋依違利害。毋勤始怠終。毋淺計近謀。毋自謂清廉。毋僞稱骨鯁。見君固極其誠敬。不見君亦盡其恪共。因事之宜。抒理之要。表裏如一。始終匪懈。爲國馳

驅。不恤鞠躬盡瘁之勞。爲君効力。不辭遺大投艱之任。其設心也。每先事而後食。常竭忠以盡誠。以薦賢爲國者。作羣察之首倡。以建功立業者。爲百官之標準。行政常行其有益。輔君必輔以正道。爲天子謀數萬年久大之規。爲朝廷進億兆人治安之策。在大察則經綸弘濟。處卑位則稱職無虧。或爲奔走良臣。或爲禦侮功臣。或爲後先疏附之勳猷。或作舟楫鹽梅之碩望。報主之心。堅于金石。忠君之義。凜如日月。如此之人。天有獎賞。國不遺功。爾大衆胡不一一究心之。

廣忠章第二

帝君曰。仕宦公卿。身被天朝爵祿。固不容不忠矣。然忠之一字。所包者廣。豈特出仕者當留意于此哉。今觀世人。列青衿者。逋負國課。作吏胥者。舞弄文書。商賈惟思射利。罔知功令。農夫祇圖積蓄。莫識王章。凡此等事。卽是忘君之始。防弊必防其源。去疾必去其本。吾故特以忠之一字。爲爾大衆廣言之。爲士人者。輸糧納稅。不誤日期。不遲國賦。不戲弄筆墨。妄談國事。念他日立朝之槩。盡今時尊上之心。便是士人之忠也。工人商賈。一錢

一物。孰非天子之賜。當念若非至尊撫育。何由積聚致富。當終身不忘大德。此便是工人商賈之忠。農人亦如是也。至于吏胥。身入公門。雖非官寮可比。然使舞文弄法。則下之欺官。上之卽以欺君。世之吏胥。往往自謂身處下流。已無出頭之日。故種種邪謀。無所不至。不知忠孝之理。自在人心。豈受生之始。爾吏胥曾不具此理乎。况從此忠君。天必佑之。自後亦不終于淪落。何竟自暴自棄之甚邪。吾勸爾等。毋作奸宄之伎倆。毋逞機械之心腸。此便是吏胥之忠也。更推而極之。則僕之事主。始

終不懈。亦忠也。佃戶之不負其主。盡力還租。亦忠也。况乎蜂蟻微物。猶知君臣之義。豈可以人而反不如物乎。直之而塞乎天地。放之而橫乎四海。隨地可忠。隨時可忠。隨人可忠。隨事可忠。爾大衆胡不一一究心之。

正身章第三

帝君曰。吾觀世人。上無以孝其親。下無以敬其兄。內無以事其長。外無以和其族。種種邪行。無所不至。事事疚心。靡所不爲。以是人而事君。則必不忠。吾願今之出仕者。必先正身。何謂正身。明義理以致吾之知。杜蔽惑以

誠吾之意。無慙幽獨。無愧屋漏。隱居之日。有修爲。而後立朝之日。有丰度。如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必使吾身無一毫之遺漏。乃敢告君。以不邇聲色之戒。必使吾心無一端之偏嚮。乃敢導君。以建中建極之訓。篤志以立品。品無不正。清心以寡欲。欲無不去。願吾君爲堯舜之君。卽自律其身。爲臯夔稷契之身。凡我之所入告于君者。皆先自吾身始。此所以生叨國恩。而沒歸文昌之原位也。今與爾仕宦者約。其尙洗乃心。滌乃慮。矯其偏。傲其惰。未達之時。先樹厥本根。則

身列朝端。亦必爲安社稷之良臣。亦必爲利天下之功  
臣。總之以吾爲法。自然國有榮華。而天亦眷之。若不信  
予法音。則吾身先不可以對皇天。對朝寧。如此者。殃及  
己身。災續後嗣。可畏可懼。戒之慎之。

靈驗章第四

帝君曰。吾奉上帝之命。特顯飛鸞。現身設教。演經宣揚。  
仕宦公卿。依吾行之。自然無求不應。爲循吏。爲廉宰。是  
謂稱職之忠。當報仕以籍陞遷爲國家樹大勳。爲小民興  
大利。是謂建功立績之忠。當報以福壽綿遠。作天子肱

股之助者。是謂莫大之忠。當報以九世榮華。作王家累  
世之勲者。是謂久遠之忠。當報以七祖超昇。大臣盡忠。  
準五千功。小臣盡忠。準一萬功。士庶盡忠。準千萬功。商  
賈盡忠。農人盡忠。準萬萬功。今上天特遣雷公神將。巡  
遊天下。使不忠者。或明罹國法。或暗遭陰殛。又遣青衣  
助善童子。遍行查察。使盡忠者。或叨榮天府。或注籍仙  
宮。若有誹謗不信。明神罰之。無貽後悔。

鈞天樂調

爾時元皇帝君。說是經時。座有朱衣真人。稽首歡忻。演



作鈞天妙樂。命金童玉女。着五色斑衣。舞詠作歌。其辭曰。飛香奏霓裳。九天開化。七曲種根秧。乜頭點化。鸞上宣揚。君有禮。臣作棟梁。家無逆子。國有元良。赤心推出。肝腸翼贊。匡勳願從。今後洗心滌慮。輔君王。維持國脈。福綿綿。壽康強。總歸一念。把忠經細細研詳。立朝宁箇箇稱觥。祝吾君萬壽無疆。并勸儒流。未赴鹿鳴場。先將大義全商。赴棘闈。自然甲第無雙。兼及農工商賈。俱望他仔細思量。忠不替。九代榮華。七世昌。吾元皇。教孝教忠。無非意義深長。爾大衆聽余訓誨。報爾萬事輝煌。快

回頭猛省。九天姓氏畱芳。飛鸞演教。全憑百行與三綱。

附文昌勸戒士子文

題辭

兩大之中。惟人最靈。民胞物與。父乾母坤。揆厥由來。孰是喪心。越有外邪。攻其虛明。牾其真性。理欲相分。吾身之理。漸失其根。農工商賈。本是愚人。喪心悖理。蒙垢蔽塵。無足怪者。何爾士林。蚩蚩昧昧。亦奪其真。或迷聲色。或醉貪淫。如此作爲。皇降焉存。嗟嗟士子。來聽法音。及早回頭。返樸還醇。德業乃修。名利亦成。

勸戒士子文

吾職司開化。廣度儒人。歷一十七世之艱。慈悲不改。顯九十八化之異。孝友無慚。上帝念我好生之可嘉。特命我以文昌之位。凡諸士子。無不爲我所統。故我亦深以士子之所宜知者爲爾告。蓋聞士爲四民之首。非比尋常人參三極之中。豈同庶類。今觀世人。蠢蠢罔覺。昧昧無知。觸地違天。已不免乎腹誹。倚權附勢。此卽可以心誅。奉養未虔。居然自謂竭力。清廉不盡。安得稱爲致身。困頓則不能安貧。豪華則便誇己富。一衿初得。並無苦

學之功。乃試不遂。則輒詆主司。三年大比。實緣考德。以致乃榜初列。則便毀文章。或婦女之私淫。或貨財之自計。謀利不足。繼以謀人。貪欲未完。重之貪色。逃荒于酒。而不覺其非。冒昧于行。而不知其過。公門出入。非包訟。卽屬言情。密室訂盟。曰樹交實。欲結黨。失職而私議。君上訴諸同寮。便謂朝宁之不公。忘親而反毀父母。聽于妻子。以爲孝敬之已敦。于宗族則互相嫌隙。在鄉黨則各自猜疑。無論五倫之間。固足上干天怒。卽使一端之細。亦已深觸帝心。種種陽罪陰愆。旣難形而難述。萬萬

心差口過。亦累作而累忘。如此施爲。必有大禍。今特與爾多士約。各宜滌慮洗心。回邪返正。罔極之恩。當念不可因前後而服勞頓殊。庭幃之意。宜惇。豈得養口體而心志未喻。堂廉之分。等于天地。不忠者。必不能孝。其親咫尺之威。凜如日月。不敬者。必不可臨其下。念移孝作忠之義。思資父事君之心。兄弟乃是同根。豈可鬪墻生鬪。朋友實爲知己。烏得謀面相欺。夫婦相睽。難對三周之始。閨門肅靜。可開萬福之原。惜字乃士人之要務。敬字卽敬其先聖。放生爲君子之存心。愛生卽愛其天真。

芸窗之功課。勿玩時而愒日。黃卷之堅攻。不身在而心馳。慎其言語。可以免悔。謹其操修。便足希賢。毋輕易。毋畏難。毋曰善小而不爲。毋曰惡小而爲之。待人處己。常貴謙。以居心。明物察倫。尤當和以濟世。三尺之神明。宜凜。四知之學問。當深。靜以養其靈明。動以作其志氣。不逞一時忿怒。不計一物錙銖。寡慾以延年。清心以益智。大綱無愧。細行時矜。如此行之。自然無求不應。遵此三年。功名立就。遵此六年。科甲連登。遵此九年。壽命延長。遵此十二年。嗣續頓昌。遵此十五年。名列仙編。姓書紫

府胡不勉之胡不與天下之人共勉之。

